



李心田
经典童书

李心田

著

DILIU YANBOSHI

第六演播室



《闪闪的红星》作者新时期转型重要作品
九十年代热播电视剧原著
真实演绎少年成长中的酸甜苦辣

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
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

李心田
经典童书

李心田

著

DILIU YANBOSHI

第六演播室



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
HUBEI CHILDREN'S PRESS
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第六演播室 / 李心田著; 谢颖绘. — 武汉: 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11.7

(李心田经典童书)

ISBN 978-7-5353-6044-1

I. ①第… II. ①李… ②谢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中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106599 号

第六演播室

李心田 / 著 谢 颖 / 绘

责任编辑 / 王桢磊 黄 穗 辜 曦

美术编辑 / 赵 青 装帧设计 / 钊 灵

出版发行 / 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

经销 / 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刷 / 武汉市新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本 / 889×1194 1/32 6.5 印张

版次 / 2011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书号 / ISBN 978-7-5353-6044-1

定价 / 12.80 元

策划 / 海豚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网址 / www.dolphinmedia.cn 邮箱 / dolphinmedia@vip.163.com

咨询电话 / 027-87398305 销售电话 / 027-87396822

海豚传媒常年法律顾问 / 湖北立丰律师事务所 王清博士 邮箱 / wangq007_65@sina.com

1

“亲爱的观众,欢迎您收看我们第六演播室的节目。

“我们是六个六年级的学生组成的演播组,每逢星期六下午六点钟向大家播放我们六年级学生的生活,所以叫第六演播室。

“希望您能关心它,喜欢它。

“现在要向大家一一介绍我们六个成员了,从我说起:

我,叫薛松,建国小学,六年级二班学生。

我,叫王大培,胜利小学,六年级三班学生。

我,叫齐良,建国小学,六年级三班学生。

我,叫周英,真善小学,六年级一班学生。

我,叫张小红,胜利小学,六年级一班学生。

我，叫方莉莉，真善小学，六年级二班学生。

“看得出，我们六个人来自三个学校。那么，我们是怎么聚在一起，又怎么能走向荧屏的呢？这全靠邱珍阿姨。现在请邱珍阿姨和大家见面。”

“我，叫邱珍，是本电视台儿童节目编辑兼主持人。我们组织第六演播室，请六个六年级小学生自编自播一些节目，目的是要展现一下当前儿童的学习与家庭生活，使我们的节目更贴近现实，更生动活泼。六年级是由儿童走向少年的阶段，是个多梦而又敢于做梦的时期。我想请他们谈谈梦想，让那些美丽的梦，织成我们美好的未来。节目是由他们自己出的，总要比大人们为他们制作要好，也一定会得到小朋友的欢迎。当然，光靠他们自己是不行的，还要学校、家庭、社会共同来帮助。现在，就让这六位同学演播第一期节目。”

薛松说：“这一期的正式节目开始了，题目是《长大了，干什么》。还是由我先说，我长大了干什么呢？我要当一名外交家，就像我国外交部长钱其琛那样。我崇拜钱其琛，长大了，要做钱其琛那样的人。”

该王大培说了，王大培蔫蔫的：“很高的工作咱也不敢想，我家里挺穷的，我爸在街口头卖烤地瓜和摆水果摊。他说，儿子，长大了帮爸挣钱。可什么能挣钱呢？我也不知道。我看开面的挺能挣钱，长大了，我就开面的吧！”

齐良没说话就先笑了，也不知是笑王大培的话，还是他

自己觉得不好意思。他说：“长大了，干什么呢？我问过我爸，我爸说，这事不是你要想的，长大了干什么全给你安排好了，你只管念书就行了。所以，我不知道我长大了干什么，真的，一点儿也不知道。我爸没跟我说。”

齐良长得胖墩墩的，一说话，腮帮子上的肉乱动，挺好玩的。他的话和他的腮帮子把大家都逗乐了。

该女生讲了，头一个是周英。她说：“我长大了，要当一名歌唱家。”再向下，她就不讲了。“完了。”她说。

轮到张小红了，她伸伸脖子：“长大了，我要当一个模特儿，我妈说我的腿挺长的，身材也好，是当模特儿的样儿。我当上模特儿，还要做广告，给那些卖服装的做。我当服装模特儿。”

最后一个方莉莉，她是一个圆脸圆眼的小姑娘，长得像个洋娃娃。她说：“长大了干什么，我没想过，我也不知道我能干什么。我听人讲外国挺好的，长大了，我想出国去玩玩，想干一个能出国的工作。”

随后就是你一言我一语，嘻嘻哈哈的，无拘无束。

快到节目结束的时间了，薛松忙掏出邱珍阿姨写的词儿放到眼前的桌子上，虽说是念稿儿，可又得像是对观众直说：“电视机前的观众们，您家里也有六年级的学生吗？看了这六个六年级学生的坦陈，您有什么感想呢？希望您打电话或写信告诉我们。我们的电话号码是 610806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，再见！”

2

节目是预先在演播室里制作好了的,播放的时候,六个小学生可以和其他观众一样,坐在电视机前观看。他们提前二十分钟就坐到电视机前了,连晚饭也顾不得吃。当他们和家人看到电视屏幕上出现自己的形象时,全都屏住气息,听自己讲话,生怕漏掉一个字儿。

只有王大培没有坐在电视机前。他放学后,必须赶到烤地瓜炉前替换他爸去吃饭。再说,他家里也没有电视机。

西北风溜溜的,他蹙着眉坐在烤地瓜炉子前。他想,这会儿,他们第六演播室的节目大概播放了,自己就要在荧屏上对观众说话了。想着自己说话的样子,王大培觉得没劲。家里卖烤地瓜,长大了开面的挣钱,是不是跌份儿了?可又一想,不说这些又说什么呢?总不能瞎编呀,说你家里有个当官的,你家有吗?不是说一个大学教授还赶不上一个卖

烤地瓜的吗？卖一斤烤地瓜能赚三毛钱，卖一百斤，就可以挣三十元！唉，顶风冒雪的，也不容易，长大了，我开面的。

黄色的小面包出租车隔不多久就开过去一辆。王大培想，出租车一起步就是五元，过了三公里，每公里又加一元五角，拉一趟客人，怎么也挣个五元六元的，顶得上卖多少斤地瓜呀！所以，长大了，我开面的。

开面的，必须学会开汽车。我二舅是个汽车司机，我可以跟他学，不过，真的要开车，也得等长大了，得到十八岁。十八岁我也许念完高中了，到了那时候，还不知又怎么个想法呢！

往日，爸爸去吃饭，很快就返回来了，不知怎么的，今天过了很长时间，还没见爸爸回来。风很大，身上穿的衣服不多，挺冷的。按说，这吃饭的时候，该有些人来买烤地瓜的，却没人来买，摊子前冷冷清清的。

又过了好一会儿，爸爸才回来，他脸上阴沉沉的。

可能又碰上什么不高兴的事儿了，王大培知道爸爸爱生气。同时，他还知道，爸爸生气的时候少和他说话，免得把气往他身上发泄。

王大培就等着爸爸说那句“你回去吧”，他就可以走了，可是爸爸不说。望着爸爸那生气的脸，他也就不敢走。

“你上电视了？”爸爸闷声闷气地问。

“去了，”王大培说，“是学校叫去的。”他心想，爸爸来晚了，可能上邻居家看电视了。

“你怎么说你家是卖烤地瓜的，你长大了要开面的呢？”

“嗯，就是这样嘛，全都是实话。”

“放屁！”爸爸瞪着眼，“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，我供你上学，就是要你开面的呀？”

“那干什么呢？”

“我要你当官、当党员、当干部，是要你坐小汽车，不是叫你给别人开车！”

王大培眼前出现许多金星，觉得头有点胀。爸爸过去没跟我说过呀，怎么还要当官、当党员、当干部？

“我一辈子泥里滚水里爬，省吃俭用，供你上学，就是希望你能有出息，成个人。你说，开个面的，比我这摆摊能强到哪里去？”爸爸长叹一声，坐了下来。

王大培心里乱哄哄的，他似乎懂得爸爸的意思，但又不能完全理解。坐小汽车，当然好啦，可想坐就能坐吗？他见街道上来来往往各种小汽车呜呜地奔跑着，车里面都坐着些体面的人，那些人是官、是党员、是干部吗？

“唉！”爸爸又长叹一声，“你干吗要说你家里是卖烤地瓜的呢？”

“不说，也是的。”

“可一说，你老底儿全抖出来了，人家会看不起你吗？如今是狗眼看人低！”

王大培心里也暗了一下，他知道卖烤地瓜的儿子不如厅长的儿子让人看得起，可谁叫他生就的就是卖烤地瓜人

家的儿子呢？他也闷闷不乐。

爸爸把王大培按坐在小凳上：“儿子，你爸对不起你，让你低人一头，但是我决心供你上学，上了小学上中学，上完中学上大学，大学毕业了，能出洋，你出洋。咱姓王的，不能老在人家眼皮底下过。你好好念书，行吗？”

王大培从爸爸的眼里已看到了泪，他的心簌簌的，他默默地点了下头。

“你回去吃饭吧。”爸说。

“哎。”王大培站起往家走。路上，他心里老涌动着个什么东西，很想把它写出来。

3

齐良提前就坐在电视机前了，他家的电视机很大，叫“画王”，跟小电影似的。听说齐良上电视，他妈妈很高兴，也陪着齐良看第六演播室的节目。当荧屏上出现齐良腮帮子乱动、笑着说话时，他妈妈也乐了，“哈哈”，笑得很响。

齐良的爸爸是齐厅长，妈妈叫白箴。她白白胖胖，细皮嫩肉，快五十岁了，脸上还抹着粉，走起来一身香气。她原来是在歌舞团唱歌的，说起话声音像铜铃，当唧唧的，又响又脆。她自从跟齐良的爸爸结婚之后就不在歌舞团唱歌，便调到文化厅当干部了，如今是位副处长，不过她说身体不好，常在家里，很少上班。

“啊，良子，你在电视上那个说法不好。”看完了第六演播室的节目，白箴不住地摇头。

“怎么不好？”齐良不服气。

“你一共说了两句话。第一句说，长大了干什么，不用你想，你爸爸都给你安排好了。”

“是啊，你和我爸都说过的。”

白箴跺了下脚，还“哼”了一声：“那不是混吗？你竟然说，长大了干什么，你不知道！”

“哎，就是不知道嘛！”

“你这像是从厅长家里出去的孩子吗？”

齐良腮帮子乱动：“怎么啦？”

“厅长家的孩子应该是很有教养的！”

“怎么有教养？”

“你应该说前途是光明的，对未来充满信心！”

“怎么充满？”

“你可以说你长大了当个科学家。”

“我当不了。”

“怎么当不了？你也可以说你当个音乐家呀！”

“我不知道怎么当啊！”

“你最后不该说，一切都由你爸给你安排好了！”这句话可能毛病最大，齐良妈妈瞪着眼，竖起一根指头在齐良脸前晃来晃去。

齐良歪着头想了想：“你是跟我这么说的。”

“我跟你这么说，可是你不能这样向外说。”白箴的脸白了一下。

“怎么办呢？”

“这么说，给人家什么印象？”

“什么印象？”

“说你依赖家庭，说你爸爸包办终身！”

“我就是要依赖家庭。”

“但不能说。”

“怎么办呢？”

“说了影响不好！”

“影响谁呀？”

“影响大了！第一，影响到你，说你这种子弟坐吃坐喝，根本不知道图上进，靠着大树乘凉。第二，影响到你爸爸，说他们那些当干部的，要位子，要车子，要房子，就是不为儿子！”

齐良迷糊了：爸爸那么疼我，怎么还不为儿子呢？

白箴见儿子连这大道理都不懂，又耐心解释：“说他们当干部的把下代人什么都包了，就是没教你们怎么做人，怎么做事，养一些废物蛋！”

齐良嘴一撇，腮帮子动了动，没说出话来。

“问题还要严重呢！”白箴眼睛乱闪，做着手势，引导儿子思索，“这就使人怀疑我们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了，老子包办，儿子无能，这个社会还有什么希望呀？”

齐良似乎懂了些，但他一下子还弄不明白，对于上面说的那些，妈妈是反对呀还是赞成。

“要把这个影响挽回回来！”白箴问齐良，“还要你再上电

视吗？”

“这才是开头呢，”齐良说，“每星期六都要播一次的。”

“这就好办，”妈妈拿起电话，拨了号码，“喂，你是黄校长吗？我是齐厅长家，哎，哎，我是齐良的妈妈白箴……啊，不客气，不客气，有件事要同你说一下，齐良不是参加电视台那个第六演播室吗？啊！学校对他们播出的节目审查不审查呀……我看了，是有不少问题的，哎……电视上是作正确引导的，怎么能让学生信口乱说呢？是呀……是呀，什么歌星呀，当模特儿啦，还有说要当外交部长的，这太没谱儿啦……对，学生就是要读好书，是的……我那孩子齐良，说要读好书了，可是他顺口说了句欠妥的话，说他长大了干什么，由他爸来管，哎，这会引起误解，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嘛！他们是祖国的未来，一切要听从祖国安排的……对，对，我就要向您反映一下，学校里把这件事管起来，学生说些什么，老师要给提示一下，千万不能自由放任了……对，齐良将来要做个科学家或音乐家的。嗯，要设法更正一下，要挽回影响，哎，不要让人对我们社会主义有什么不正确的看法，哎，对了，对了！谢谢您啦！你表妹的工作问题，齐厅长已经给打了招呼了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不客气，不客气，再见，再见！”

妈妈打电话，齐良一直在一边听。他一边听，一边笑。

4

齐良和薛松同是建国小学的。

校长姓黄，人很胖，有人叫他黄胖子。他在接齐良的母亲、厅长的夫人、身为副处长白箴的电话时，连声说“是，是”、“对，对”，可是放下电话，又觉得这女人很可笑。你儿子在电视台说了几句实话，这有什么了不起的？又是影响不好啦，又是引起社会误解啦，有那么严重吗？再说，你真的怕影响不好，你别那么对孩子说呀！你别带着孩子那么做呀！我就见你用小汽车送齐良来上学，那还不是培养孩子的依赖性和优越感呀？这会儿，叫我们学校做工作，想法子更正，更什么正？笑话！

可猛地一想，不对，不照她的话办还不行哩，我表妹那工作全靠齐厅长关照哪！好，照办，照办！

上自习的时候，黄校长到教室把齐良和薛松叫到他的

办公室。

黄校长笑嘻嘻地说：“你们两个都参加电视台那个演播啦？”

“叫第六演播室。”薛松要使用准确的名字。

“对，就是那个，”黄校长笑意更浓了，“你俩是我们学校的光荣，”他竖起胖胖的短短的大拇指，“在全市三十多所小学里，唯一挑了你们两个。”

“不是两个，也不是唯一，”薛松又纠正，“还有另外两个学校的四个同学，一共是六个人。”

黄校长有点不痛快，倒不是因为薛松指出他语言不准确，而是不喜欢薛松说话的语气和姿态。干吗呀，一板一眼的，又不是搞什么谈判，咬那字眼儿干什么？再说，我是校长，我的话是你随便打断的吗？

“薛松啊，你太骄傲了，”黄校长收起笑容，并提高了声音，“怎么一张口就说自己要当外交家呢？还直言不讳地说要像钱其琛外长那样！”

薛松脸红红地站在那里，他想：我从电视台回到家里，爸爸妈妈都夸奖我有志气，怎么校长批评我骄傲？

“小孩子，不要说大话，说了，做不到，惹人家笑话。”黄校长神情庄重。

“我是说，我长大了要当外交家，要像钱其琛那样，这是我的理想。”尽管理直，薛松却不敢气壮，他搓着手，咽着唾沫。

“不要说一些不着边际的话，”黄校长谆谆教导起来，

“你要知道，你们在电视台上讲话，是具有引导性的，为什么不说学雷锋，不说学徐洪刚，偏说什么当模特儿、当歌星、要出国？”

“那不是我说的。”薛松又申明。他见校长冷冷一笑，便问：“当模特儿、当歌星、出国，都不好吗？”

“这不是好和坏的问题，”校长说，“是说它的引导性，把你们这些小学生往哪里引？”

薛松说：“邱珍阿姨没告诉我们引导性，只是说，你们怎么想的就怎么说。”

“哪个邱珍阿姨？”

“就是电视台编排我们这个节目的。”

“她是要哗众取宠！”

薛松一下子还不大懂什么是哗众取宠，他问：“老师，心里是那么想的，也不能那么说吗？”

“不能。”

“为什么不能呢？”

黄校长凝神看了薛松一会儿，他似乎看到眼前有个语言陷阱，他和这孩子对话，如果直着肠子往下说，肯定要掉到阱里，于是舌头打了几个弯儿，耸耸肩膀笑了笑，把他的尴尬隐藏在笑里。“也不是不可以，”他放缓了声调，“小孩子要富于幻想嘛，比如说你要当个外交家，就是很值得称道的嘛！”

“你刚才不是说我骄傲吗？”